



近代汉语象声词的修辞特征

赵爱武

摘要: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看,汉语象声词具有较强的修辞功能,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独特的语音效果;(2)鲜明的形象色彩;(3)丰富的感情色彩;(4)神奇的通感效果。

关键词:象声词;修辞;功能

象声词是那种先天就具有修辞特征的一类词,尽管它在句子中也能作一定的成分,有一定的语法功能,但其固有的修辞色彩往往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象声词独有的音响色彩不仅给平铺直叙的语言增添了音乐美和节奏美,而且能借助声音的摹拟渲染气氛,描绘事物,增强事物的形象色彩和具象感。象声词以其特有的修辞效果拟物写人,传达人物情感,描绘人物性格,增强人物形象的鲜明性和生动感。唐宋以降,随着语言俗化、口语化的影响,象声词的结构形式不断地丰富,语义特征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修辞特色也更加鲜明。通过对唐宋元明清时期代表性文献中的象声词进行较大范围的考察,我们认为,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看,汉语象声词的修辞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独特的语音效果

任何一个词都是由语音和语义两部分构成的。在语言产生的起点,绝大多数词的音义结合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但是象声词的音和义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象声词的语音形式是以它所代表的意义——人或自然界中的声音为原型的。在这一点上,象声词堪称语言中的特异部分。如:“应是石城艇子来,两桨_ㄟ过花坞。”(韩偓《南浦》)。“_ㄟ”的语音形式是 yiya,意义是表示船桨划动所发出的声音,这种自然声音和“yiya”的语音形式是相近的。象声词的音义之间之所以存在着这种因果关系,就是因为我们直接运用了“摹声”的方法赋予象声词一个语音形式,从而达到传声交际的目的。

受人的发音器官的限制,象声词的语音形式当然不可能是自然声音绝对的反映,只是近似摹拟。我们可以用相同的语音形式表示不同事物发出的并不完全相同的声音,也可以用不同的语音形式来表示相同事物所发出的声音。可见,象声词的语音形式和它所摹拟的声音并不完全相同,它同样要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有人为的规定性。陈望道先生曾经在《修辞学发凡》中说道:“摹声格所用的摹声辞,概只取其声音,不问意义。”^①实际上,摹声并不仅仅只取其声,摹声也可以兼取其义的。例如禽言双关诗,鸟儿的叫唤声,与人类的语言本是毫不相干的。但是,人们总是要从鸟儿的叫唤声中,联想和附会到人类的语言,触类引申,象声取义,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想法。例如蝉的叫唤,人们理解为“知了知了”,杜鹃的叫唤成了“不如归去”等。在此基础上写作的禽言诗,又叫做“禽言

^①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5页。

双关诗”。

(1)不如归去,春山云暮(同“暮”)。万木兮参云,蜀天兮何处。人言有翼可归飞,安可悲啼向高树。(梅舜臣《四禽言》)

(2)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秋水多。九疑山前叫虞舜,奈何乾坤无路何?行不得也哥哥。(梁棟《四禽诗》)

(3)脱却布裤,贫家能有几尽布?寒机剪尽无可裁,脱却布裤。(梁棟《四禽言》)

(4)姑恶,姑恶。姑不恶,妾薄命。君不见东海孝妇死作三年乾,不如广汉庞姑去却还。(苏轼《五禽言》)

无论是元音还是辅音,每一个音都具有相应的表现形式与特定的意义,都可以用来摹拟特定的声音。元音[i][e]经常用来表现婉转、细碎、柔嫩的声音,故以其为主要元音的象声词多用于摹拟虫鸣声或风雨声。如:啜啜[tɕ'ĩə-tɕ'ĩə]、叽叽[kɪ-kɪ]、支支[tɕi-tɕi]、淅淅[xi-xi]、撼撼[tɕ'iei-tɕ'iei]。元音[o]经常用来表现那些相对较为短促、低沉的声音,故以其为主要元音的象声词多用于摹拟敲门声或青蛙的鸣叫声。如:啄啄[tɔk-tɔk]、啁啁[kuo-kuo]、剥剥[pɔk-pɔk]。辅音的语音意义则更为明显,很多象声词都用塞辅音(或称破裂音)作为首音或尾音,用来摹拟器具、物体等碰撞拍打翻腾声。如:铿[t'aŋ]、彭彭[pæŋ-pæŋ]、聘聘[p'ĩə ŋ-pɔŋ]、碧碧卜卜[piek-piek-puk-puk]。以塞辅音[k]为首音的象声词多用来摹拟动物的叫声。如格格[ke-ke]、呱呱[kua-kua]、啁啁[kuo-kuo]、嘎嘎[kat-kat]、角角[kɔk-kɔk]。以[f][s][x]等擦音形成的象声词多用来描绘人和自然界中那种由于摩擦而发出的细碎声音。例如:飐飐[fəu-fəu]、窸窣[sjēt-su]、簌簌[su-su]、刷刷[fwæt-fwæt]、沙沙[ʃa-ʃa]等。对于象声词而言,声音即意味着意义。长音往往有宽敞、迂缓、沉静、广大、闲逸等韵味,而短音则体现出急促、狭小等韵味。清音能引起“小、少、锐、快、明、美、轻”等联想,而浊音能引起“大、多、钝、慢、暗、重”等联想。不同的音与人们的不同的情感相维系着。正如西方诗人庞德说的:“音响可支配语言意义的内容和方向。”^①象声词往往通过对纷繁复杂声音的摹拟,产生一种独特的语音色彩,从而展现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这种与生俱来的语音色彩决定了象声词与其他词类的截然不同,也因其呈现出来的独特的表现力而为汉语言的表达增添了特别的意味与效果。

二、鲜明的形象色彩

形象色彩包括听觉形象、视觉形象、嗅觉形象、触觉形象等。一般来说,所有的象声词都具有听觉形象。有的象声词也兼有视觉形象、嗅觉形象、触觉形象等。象声词的视觉形象、嗅觉形象、触觉形象都是在声音的启发下,由联想而产生的。

兼有视觉形象的象声词,如“嘻嘻”既摹拟笑声,又表示笑的形态,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潺潺”既有水声哗哗的听觉效果,又能唤起联想,眼前出现流水潺湲的美丽景象。“扑啦啦”既有鸟类忽然振翅起飞的听觉形象,又有拍翼而起的视觉形象。“挖进进”既有牙齿咬得咯嘣响的声音形象,又有因愤怒而咬牙切齿的视觉效果。“哄哄”摹拟嘈杂的声音,既有听觉效果,又能唤起人声杂乱的视觉联想。

兼有触觉形象的象声词,如“乞纽忽浓”由脚和稀泥接触发出的声音引发人的经验联想,让人仿佛有了在泥地里行走,脚沾稀泥的感觉。“飐飐”由寒冷的风声引发人的经验联想,让人仿佛有了在寒冷的风中行走,风入骨髓、冷不可挡的感觉。由于象声词的声音能唤起人的丰富联想,因此象声词的形象色彩很丰富,这为象声词的特殊表达作用奠定了基础。

象声词是对各种声音的模拟,但是单纯的声音不能构成完整的意象,其形象色彩的清晰、鲜明是需要各种相关背景和事物的映衬的。这种相关的背景与事物就是语境。语境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的概念,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会随着言语交际行为的转换而千变万化,具有不可控的特质。而语言的形象色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语境的发展方向。

^①转引自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44页。

从汉语象声词的具体运用情况来看,象声词的形象色彩往往在不同的语境下得到凸显:

1. 特定语言情景的衬托。有些象声词单独看来形象色彩并不十分鲜明,但将它置于特定的语言情景之中,情形可能大大不同。

(1)于是让刘姥姥和板儿上了炕,平儿和周瑞家的对面坐在炕沿上,小丫头子斟了茶来吃茶。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

(《红楼梦》第六回)

象声词“咯当咯当”和“当”都是摹拟自鸣钟的声音,如果单独使用,其形象色彩不突出。但在此段中,作者未直接指出声音是自鸣钟发出来的,而是通过刘姥姥眼中所见、心中所想来描写人物心理。“咯当咯当”等词语的运用把一个未曾见过世面的乡下妇人初进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拘谨与好奇的心理充分的表现出来。与此同时,特定情境中特定人物的描写也使得象声词的形象色彩得到凸显。

2. 特定景物的陪衬。有些象声词在特定景物的陪衬之下,其本身的形象色彩会进一步得到强化,从而增强语言的可读性。

(2)常见骨都都白云,圪腾腾黑雾。红梅翠竹,绿柏青松。山后有千万丈扶魂灵台,台后有古怪怪藏魔洞。洞中有叮叮咣咣滴水泉,泉下有弯弯曲曲流水涧。又见那跳天掀地献果猿,丫丫叉叉带角鹿,呢呢痴男怨女疾看人獐。至晚巴山寻穴虎,待晓翻波出水龙。登得洞门唵喇的响,惊得飞山前禽扑鲁的起。看那林中走兽鞠律律的行。见此一伙禽和兽,吓得人心圪磴磴惊。(《西游记》第四十回)

这一段描写的是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经常要面对的一幅画面。在青山绿水的掩映下,在白云黑雾的缭绕中,原来正是妖魔鬼怪的藏身之处。正是作者所描绘的整个画面、情景为象声词的运用提供了可供联想的空间,使得象声词的形象性更加清晰而浓郁地表现出来。此段中用“叮叮咣咣”、“唵喇”、“扑鲁”、“鞠律律”、“圪磴磴”等一系列象声词,表达事物的动作特点,衬托人物的心境,把那种在极为宁静的景致之中的不宁静凸显出来,烘托气氛,使得语言活泼跳动,绘声绘色。

3. 特定人物神态、动作的描写。象声词的运用可以表现人物的语言、行为,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人物的性格。而在特定的动作、神态的细腻描写中,象声词也被赋予了鲜明的形象色彩。

(3)恼起我这草坡前倒地牛的性格,强逞我这乱官军勇烈,我把那厮脊梁骨,各支支生撻做两截。(《黑旋风》二折)

“各支支”一声,活活地将他撻做两截,李逵孔武有力的形象,活脱脱跃然纸上,使人物性格的把握更加准确、丰满,给人带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4)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捉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红楼梦》第七十四回)

抄检大观园,众多小姐丫头屏声敛气,不敢有所为,而晴雯却不愿忍气吞声,她以开箱的动作和声音来表达无言的反抗。此时无声胜有声,象声词“豁”在这里把个性率真而刚烈的晴雯烘托出来,鲜明之极。与此同时,象声词“豁”也因此而被赋予了强烈的形象色彩和动态色彩。

三、丰富的感情色彩

感情色彩是主客观因素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可以藉此来传递情感信息,而且以此引起他人的共鸣,有着极其独特的表现力。象声词具有丰富的感情色彩,不同的象声词体现出的感情色彩也是不同的。如“呵呵”、“嘻嘻”、“嘿嘿”所表示的都是笑声,因为其摹拟的笑声不同,故而其感情色彩也有所区别。“呵呵”表示的往往是坦诚、真挚的笑声,“嘻嘻”表示的往往是讥讽的笑声,“嘿嘿”则多表示阴冷的笑声。在具体的语境中这种色彩意义更为鲜明,试举几例予以说明:

1. 嗷嗷,《诗经》中即可见到:如:《小雅·鸿雁》:“鸿雁于飞,哀鸣嗷嗷。”陆德明释文:“嗷,本又作

嗽。”高亨注：“磬，同嗽。嗷嗷，雁哀鸣声。”《全唐诗》中共搜得其词13例，基本用于摹拟哀鸣声、哀号声。例如：

(1)近村红粟香压枝，嗷嗷黄口诉朝饥。(陈陶《空城雀》)

(2)嗷嗷空城雀，身计何戚促。(李白《空城雀》)

(3)荒城古木枝多枯，飞禽嗷嗷朝哺雏。枝倾巢覆雏坠地，乌鸢下啄更相呼。(孟郊《覆巢行》)

(4)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杜甫《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

前三例描写的都是鸟雀“嗷嗷”愁生计的情景，其中以例(3)最为动人。例(3)描写栖息在枯枝上的飞禽哺乳幼雏，不料枯枝断裂，幼雏随巢坠地，在此危难时刻，凶恶的乌鸢趁机侵犯。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刚才还是幼雏“嗷嗷”待乳，一付温馨的母子温存的画面，迅即变成了巢落雏坠、凶鸢追啄、母呼子唤“嗷嗷”乱叫的悲惨场景。象声词“嗷嗷”既摹写了母与子的悲鸣，又唤起了我们丰富的联想，激发了我们强烈的情感共鸣。例(4)描写战乱不息，兵荒马乱，老百姓辛辛苦苦的劳作成果都被迫交了军粮，而劳动者和他的亲人们却在饥饿中哀嚎。万人哀嚎的场景其实是用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的，它是作者对残酷现实的一种联想，而象声词“嗷嗷”的运用却将这种万人哀嚎的情景呈现在我们眼前，令我们情感激荡，对战乱带给人们的苦难充满同情，对统治者不顾老百姓死活、连年发动战争充满愤恨。

2. 嘻嘻，略带酸味的笑声；呵呵，开朗、坦承的笑声。例如：

(1)只见这二三十个泼皮，拿着些果盒酒礼，都嘻嘻的笑道：“闻知和尚新来住持，我们邻舍街坊，都来作庆。”智深不知是计，直走到粪窖边来。那夥泼皮，一齐向前。(《水浒传》第六回)

(2)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园池子里洗了来，和你众人说话。”(《水浒传》第六回)

此两例描写的是同一场景中的不同的主体对象。花和尚鲁智深看管菜园子，没成想被二三十个泼皮盯上了，想要捉弄鲁智深，结果反而被制，掉下粪坑，出尽洋相。例(1)中用“嘻嘻”摹写泼皮的笑声，而例(2)用“呵呵”来摹写鲁智深的笑声，前者写出了不怀好意、令人厌恶的泼皮嘴脸，后者则展现了为人坦承、豪气冲天的英雄形象。同样是摹拟笑声的象声词，用在相同的情景之中，用在不同的人物形象身上，呈现出不同的感情色彩。

四、神奇的通感效果

“通感”，又叫“联觉”、“感觉转移”。指的是人有听觉、视觉、触觉、味觉、嗅觉等各种感觉系统，息息相通，互相影响，彼此相生，从而产生一定的联系。象声词的通感效果主要体现在：在描摹客观声音的过程中，它常常把听觉与各种感觉沟通起来，产生联想，往往使语言产生出其不意的表达效果。例如：

(1)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銜枚疾走，不闻号令，但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欧阳修《秋声赋》)

欧阳修要描写的是秋夜。从童子之言中我们知道，原本是一个月明星明、万籁俱寂的夜晚，惟树间有风叶骚动罢了。欧阳修却用了“淅沥”“萧飒”“砰湃”“鏦鏦铮铮”多个象声词，把寂寞的夜写得激昂澎湃。寂寥之夜何曾有如此丰富的音乐？这秋声来自于主体心间的感受罢了。

(2)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簌簌。(元稹《连昌宫词》)

风声“簌簌”，落花“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自然景观。这里把象声词“簌簌”与性质形容词“红”结合，把视觉与听觉打通、融合，新颖别致，余韵无穷。

由于不同感觉、知觉之间可以互相沟通、融合，这就使得不同感觉、知觉之间有了相互转化的可能。

汉语象声词相互转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从非听觉感受到听觉感受的转移，包括从视觉、意觉、

触觉等感觉向听觉转移,从而使不能发出声音的对象发出声音,使本来没有声音的动作发出声音,使所渲染的气氛更加鲜明、浓烈,使所描写的对象更加生动、形象。例如:

(3)元宵夜,灯火闹啾啾。厅上一员闲总管,门前几个纸灯球。箫鼓胜皇州。(程准《水调歌头》)

灯火本是无声的,它只能是诉诸人们的视觉。但在这里,把象声词“啾啾”与动词“闹”组合,使得静止的灯火动了起来,使得无声的灯火闹了起来,一下子声感、视感、动感和质感都有了,把整个情景有声有色地展现出来,非常鲜明。

(4)把他气得一口气咽在咽喉里头,半晌透不过来,几乎闷一个半死,只觉得耳朵内嗡的一声,钟磬齐鸣,眼睛内乌黑的一堆,金星乱迸。(《无耻奴》第二集)

此例描写的是一种心理感受,却用了象声词“嗡”,从而将意觉转化为听觉形象,描写人物心理。这几例中都是运用象声词把生理、心理的不同感受用声音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得抽象的感受具体化、鲜明化,修辞效果极其显著。

(5)我是一个不带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的马,人面上行的人! (《水浒传》第二十四回)

这里用一个典型的象声词“叮叮当当”来直接做人物的修饰成分,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人物的性格是不可能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的,但运用象声词的音响效应调动其他感觉感官,我们完全可以感知人物的个性特点,一个特立独行、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第二种是从听觉向视觉、意觉、动觉等的转移。例如:

(1)啾啾唧唧,夜夜鸣东壁。如诉如歌如涕泣,乱我离怀似织。(《清平乐·咏促织》)

夏夜促织的叫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这里用象声词“啾啾唧唧”不仅仅是摹拟促织的叫声,其实是要写出人物心境的不平静,促织的叫声和人物的离愁别绪纠结在一起,啾啾唧唧,衬托出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特定心境。绘声绘色,情景交融,极富感染力。

(2)宽绰绰翠亭边蹴鞠场,笑呶呶粉墙外秋千架。(《金钱记》第一折)

此例将象声词“呶呶”与动词“笑”组合,用听觉唤起视觉,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了笑语“呶呶”荡秋千的嬉闹情景和温馨场面。

宋朝张戒曾经在《岁寒堂诗话》中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荆轲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自常人观之,语既不多,又无新巧;然而此二语,遂能写出天地愁惨之状,极壮士赴死如归之情,此亦所谓中的也。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萧萧’两字,处处可用,然惟坟墓之间,白杨悲风,尤为至切,所以为奇。”钱钟书先生也说过:“象物之声,而即若传物之意,达意正亦拟声,声意相宣,斯始难能见巧。”^①可见,象声词带有强烈的主观体验性,往往通过把人的主观感受诉诸重重叠叠的声音摹拟,余音缭绕,使人感同身受,从而达到一种身临其境的通感效果。

●作者简介:赵爱武,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语言学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湖北 黄石 435002。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208033);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重点项目(2011A316);湖北师范学院人才引进项目(2009F001)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16页。